

L·W·安德森 L·A·索斯尼克 主编
谭晓玉 袁文辉 等译

布卢姆 教育目标 分类学

年的回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翁春敏
封面设计 黄惠敏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40年的回顾

L·W·安德森 L·A·索斯尼克 主编
谭晓玉 袁文辉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5000本

ISBN 7-5617-1794-6/G·812

定价: 14.00元

译 序

这个译本,材料取自1994年美国全国教育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NSSE)编纂的《教育年鉴第93卷(Ninety-third Yearbook of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的第二部分:《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40年的回顾(Bloom's Taxonomy: a Forty-year Retrospective)》。

1954年,由美国知名学者布卢姆(B. S. Bloom)等人编著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I: Cognitive Domain)》初稿,为了征求意见,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是在1956年)。到1994年,整整40年了。于是,美国全国教育研究会在该年度的《教育年鉴》第二部分,刊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论文专辑。论文作者属美国、中东、远东、地中海沿岸等国家和地区,其中3位作者参加了当年编写《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和《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二分册:情感领域(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I: Affective Domain)》的主要工作。作者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教育目标分类学40年来发展的轨迹,同时,

2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剖析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教育目标分类学的未来作了预测性分析。既有理论探索,又有经验总结;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现实问题的阐述;既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又有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从国际视角对教育目标分类学反思的较为系统的论文集,是研究和探讨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与实践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国大面积开展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目标教学实践始于1986年。在1986年以前,也有一些小规模的研究。例如上海市教科所于1983年起,组织了一些单位,成立了“初中平面几何学业成绩评定研究协作组”,研究和借鉴了布卢姆等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的分类。1986年9月,布卢姆应刘佛年教授的邀请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来自许多省市的近500人参加了听讲。并根据自愿,进行了答疑与讨论。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主持了答疑与讨论。在他莅沪之前,我们组织一些同志翻译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布卢姆掌握学习论文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嗣后,我们又组织翻译了克拉斯沃尔(D. R. Krathwohl)等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二分册:情感领域》(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由于布卢姆、克拉斯沃尔等没有继续编著原计划中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三分册:动作技能领域”,我们集哈罗(A. J. Harrow)的《动作技能领域教育目标分类学(A Taxonomy of the Psychomotor Domain — A Guide for Developing Behavioral Objectives)》(1972)和辛普森(E. J. Simpson)的《动作技能领域教育目标分类(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the Psychomotor Domain)》(1965)合译成:《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三分册:动作技能领域》

(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1986年起的10年来,目标教学研究作为一项群众性的教学改革,已从初期的山东、陕西、江苏、辽宁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发展到现在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同时,在这10年来,形成了以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湖南、辽宁等省的一些地区为中心的目标教学基地,一大批教育管理工作、教育实践工作者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投身于目标教学,汇成了一支声势浩大、脚踏实地的研究队伍,发表、出版了大量研究论文、报告和著作。这些论著深化了我国目标教学的理论研究。在这期间,先后召开过7次全国性的目标教学研讨会。1992年11月,我曾参加在重庆召开的研讨会。1994年11月,我出席了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对近十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的目標教学进行系统的回顾和展望。会议期间,成立了全国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筹备组。会议还决定于1995年10月末在河南新乡举行研讨会。我感到有必要将国外这些年来已有的研究和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介绍,以沟通国际间的学术信息,并为我国当前开展的群众性目标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资料。我去函美国华盛顿大学在读博士生沈剑平同志,询问国外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资料。他推荐了美国全国教育学会研究会编纂的这本《年鉴》的第二部分。我组织了博士研究生谭晓玉、郑金洲、范国睿和硕士研究生任长松、袁文辉等五位同志移译。自1995年3月始,至1996年7月止,先个人分章翻译,后相互校订。在此期间,1995年10月,曾嘱谭晓玉同志在新乡召开的研讨会上,作了《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40年》专题介绍。其后又由谭晓玉和袁文辉两同志反复统稿。未能辑入一篇有关我国目标教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论文,是遗憾的事情。

4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最近(今年4月),我又参加在山东淄博召开的研讨会暨全国目标教学研究10周年纪念会。这次会议正式宣布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目标教学研究已由自发分散走向统一协调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希望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能为我国目标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饮水思源,在这里,要向提供英文资料的沈剑平博士,要向惠赠中文版权的美国全国教育学研究学会表示诚挚的谢忱!

本书移译任务分配情况如下:谭晓玉,前言、第一章、第二章(辑录)、第三章、第九章、人名索引;任长松,第四章、第七章;郑金洲,第五章、第十二章;袁文辉,第六章、第十一章、主题索引;范国睿,第八章、第十章。译者们虽然移译的态度是认真的,但是定有疏忽、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惠予指正!

瞿葆奎

1997年5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鸣 谢

本卷的撰稿者评价了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认知领域的影响。其中部分作者参与了40多年前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编制工作。作者们对《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自1956年公开出版以来运用与不当运用的情况进行了反思。有的作者审视了为验证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而进行的一些研究,如,“中立性”、“‘累积层次’结构”、“‘低级预列目标’与‘高级预列目标’”等;有的作者回顾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在美国本土及国外的运用经历。本卷主编安德森和索斯尼克组织了一支杰出的作者队伍,对教育目标分类学本身进行了批判分析,并反思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对教育理论与实践所做出的贡献。正是主编与各位撰稿人奉献出的时间和精力,才使得本书得以出版。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原美国教育学会理事玛格丽特·埃勒(Early, Margaret)也为本卷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克里斯多弗·舍恩(Shinn, Christopher)为编辑人名索引花费了心血。美国教育学会谨致谢忱!

肯尼斯·J·瑞奇
美国教育学会

前 言

《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已无可争议地成为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40年来,这本书一直是教育测验与评价、课程编制、师范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根据199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此书被引述多达150余次。在最近一次大约200多位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本书主编请与会代表就“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举手,结果几乎每一个人都举起了手。很少有教育著述能享有这种殊荣达如此之久。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教育目标分类学锦上添花。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没必要,也不值得。我们的目的是对美国教育界公认的一部经典著作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因此,本书要求每一章的作者都要按照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根据各章节的基本内容对分类学加以审视;二是围绕这些基本内容对分类学的利弊展开公正的讨论;三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分类学在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历史,在当前教育环境下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读者们将会发现,作者们是紧紧围绕上述准则展开的。

也许有读者想到1956年出版的那本书冠以“HAND-

2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BOOK”时,会对本书书名使用“TAXONOMY”感到疑惑。实际上,教育目标分类学已经发端 40 多年了。1949 年,负责编制目标分类学和出版著作的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1954 年,《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初稿问世。在本书中,我们对“HANDBOOK”和“TAXONOMY”作了区分。“TAXONOMY”指分类系统本身,而“HANDBOOK”特指分类系统的载体——出版物。

我们对撰写本书各章的所有作者表示感谢。作者们雷厉风行,写出了高质量的专题论文。我们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当年《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一书的编者撰写了本书中的三章。他们的回忆无疑增强了本书的可信度。

我们还要感谢布卢姆和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我们初出茅庐时,他是我们的良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我们的益友和同事。

最后,我们感谢在 1949 年至 1953 年期间出席过学院和大学考试专家会议的 34 位代表。他们对分类学的编制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集体创造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

在一个学术领域,找到一种概念、观点都一直被接受并被广泛运用的学说,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教育目标分类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本书有助于教育工作者们理解这份遗产,领悟到它对于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意义的话,我们的初衷便达到了。

L·W·安德森 L·A·索斯尼克

1994 年 1 月

目 录

译 序	(1)
鸣 谢	(1)
前 言	(1)
第一章 教育目标分类学编制与运用的回顾	(1)
第二章 《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选录	(11)
第三章 布卢姆的分类学:哲学问题与教育学问题.....	(32)
第四章 心理学的透视	(50)
第五章 分类学层次结构的实证性调查	(79)
第六章 教育目标分类学对测验和评价的影响.....	(103)
第七章 分类学、课程及其相互关系	(130)
第八章 关于教学与师范教育的研究.....	(159)
第九章 教育目标分类学在欧洲大陆、地中海周边国家 和中东地区.....	(186)
第十章 分类学在韩国.....	(209)
第十一章 效度与效用的比较:对教育目标分类学的 个人体验.....	(222)
第十二章 分类学的反思:过去、现在和未来.....	(230)
人名索引.....	(260)
主题索引.....	(280)

第一章 教育目标分类学编制 与运用的回顾

1

B·S·布卢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最初是一本为高等院校考试人员而编写的小册子。意想不到的,它被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编制人员、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研究人员以及教师们广泛运用,现已成为世界各地教育工作者的一本基础参考书。

起初,编写委员会对使用目标分类学这一术语有争议,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一术语是清晰、恰如其分的。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使用这一术语,而今,它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其它领域也得以普遍运用。

目标分类学的异乎寻常的运用,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它填补了一项空白,满足了以往基本的教育计划无法满足的需要。教育工作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系统地评价学生的学习。他们在评价中意识到,他们以往过分强调了教育目标的最低层次——“知识”,因而,把90%的教学时间用于这一层次,

* 此边码系原稿(英文版)页码,下文同。——译者注

** B·S·布卢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荣誉教授。

而很少把时间花在更高层次的智力活动上,让学生创造性地应用知识。过去的40年是知识迅速增长的时代,运用高级心智过程的能力业已证明是举足轻重的。

分类学的源起

根据校长赫钦斯(Hutchins, Robert)的《总体教育规划(General Education Plan)》,芝加哥大学以核心课程和综合考试为中心,成立了本科分部。教员为考试委员会编制试卷。试卷强调高级智力活动,多采取“开卷”(open book)方式,学生可以将书本和笔记本带入考场。而1948年—1956年间,我作为大学和学院考试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其中,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目标分类学对于教学人员的重要性。

1948年,美国心理学会大会在波士顿召开。与会的学院与大学考试委员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首次讨论了有关目标分类学的设想。专家们认为,这样一种框架对于交流测验材料和检验观点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它也有助于研究考试以及考试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要获得这样一种理论框架,最好是通过一种用教育目标对教育过程的目的(goals)进行分类的体系。

这次会议成了学院和大学考试委员举行一系列非正式年会的开端(参见附表:1949年—1953年参加一次或多次会议的人员名单)。嗣后,大家每年轮流到各大学聚会。与会人员则有些变动。这个小组致力于编制教育目标分类方面的问题,也讨论许多有关考试和指导教育研究的问题。

我们原计划写一本完整的分类学,包括三个主要部分——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并决定首先出版认

知领域。这一领域包括有关知识的回忆或再认,以及理智技能的形成等方面的目标。这样决定的理由很简单:认知领域是当时测试编制工作的中心。认知领域也是课程编制的领域,从中可以发现有关学生行为描述这方面目标的最清晰的定义。

为了克服目标分类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目标不像物理科学或生命科学中的目标能直接观察或操作),专家小组决定:所有教育目标在以行为方式陈述时,都能从学生的行为中寻找对其对应点。这样,这些行为就可以观察和加以描述,所描述的事物也就可以分类了。

有人担心,分类学会导致教育目标的支离破碎和原子化,结果使得分类学中的条条杠杠与一个起初比较完整的目标毫不相干。这的确是十分危险的,但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即制定一种普通水平的分类学,从而避免过于支离破碎的弊病。分类学里提出的主要类别和从属类别,同样都能使分类学使用者去选择那种不歪曲目标陈述的分类水准。再者,分类学的层次特点也能使使用者更为清楚地了解与其它目标有关的某种特定目标所处的位置。

大家还一致认为,在编制分类学时,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对各种目标和行为作价值判断。通过建立一种在目前范围内能囊括所有教育流派的目标体系,对各种教育原理和教育哲学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把可以用来描述学生行为的所有目标加以分类,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发展情况

初稿完成之后,我们在未征得广泛的批评和建议之前,不急于草草出版。于是,本小组的成员曾与他们各自所在单位的

4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同仁、课程和考试专业的研究生、其他教师团体和教育专家团体广泛讨论分类学。我们尽可能地把批评与建议纳入手稿的修改中。

1951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心理学会”专题研讨会上,我们对分类学作了比较正式的介绍。本届会议主席是雷默斯(Remmers, H. H.)。我在会上介绍了认知领域,克拉斯沃尔(Krathwohl, D. R.)对情感领域作了介绍。与会讨论者还有布罗斯(Buros, O. K.)、莫勒尔(Mowrer, O. H.)、斯托纳克(Stalnaker, J. M.)。

尽管有这些交流的途径,我们还是感到需要更多的有代表性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团体的评论、建议和批评。正是由于这一点,当朗曼、格林等出版公司同意先印1000本征求意见稿时,我们感到很高兴。征求意见稿分送给许多大学和中学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课程指导者和教育研究人员,请他们仔细审阅,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对目标和测验材料提供补充例证。他们的建议非常丰富,本书的定稿中吸取了不少良好的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可见,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出席分类学讨论会议的30多位学者思考的直接结果,它是建立在无数测验编制者、课程研究者和教师们的工作基础之上,几百名征求意见稿的审阅者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并提供了例证材料。负责具体编写的编委会,希望本书能无愧于众多参与者为之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发现此书是教育界进行交流的一种有价值的手段的话,那么,为这项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我们把此书奉献给读者时,但愿它有助于促进对课程和测验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运用的经历

自从1956年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出版之后,它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至少18种语言(参见第九章)。下面,我简要地谈谈在美国域外运用的三次经历。

格瑞纳研讨会(Gränna Seminar)。1970年我前往南美参与遴选出席1971年在瑞士格瑞纳召开的课程编制专题讨论会的教育代表人选。我惊喜地发现,在我所到之处,目标分类学(普遍地称作“布卢姆分类学”)家喻户晓。这要归功于西班牙语的译本。结果,这些国家的教育者都希望能获选。格瑞纳研讨会的成员来自亚、非、欧、南北美等五大洲23个国家,每个小组由6个学科专家组成。由于政治的因素,中东由以色列和伊朗、“华沙条约集团”由匈牙利和波兰作为代表。会后,每个小组都回国组建了课程研究中心。

这届讨论会由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国际团体领导,并以泰勒的理论为特色。与会者使用的基本教材是1971年新出版的《学生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手册(Handbook of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①。此书以目标分类学为理论基础,提供了评价学生学习进展的最好技术。其主要的假定是“教育必须不断地关注青少年最充分的发展,而寻求促使个体学习达到可能的最高程度的学习条件是学校的职责”。^②为此,研讨会以案例说明了目标分类学在11个学科中的运用,并详细说明了帮助学生掌握这些学科的评价方法。这次会议导致了许多参与国“课程研究中心”的成立。这些都是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上的。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6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的研究。1967年以来,IEA 出版了一系列比较研究的成果。它对许多学科领域的成就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科主要有数学、科学学、文学、第二外语、家政学等。在上述情况中,分类学或它的变形,都始终是编制成就测试的基础。

这些比较研究不仅用于描述各国在高、低智力活动测试中的相对地位,而且用来鉴别与高成就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可谋求各种途径,以使他们的教育制度得益于最佳的教育实践和技术。比如,日本在数学领域的优异成绩,就成为数学科目评定的标准,激发了世界范围的自我评价运动。

在中国的经历。1986年,我应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华。我的其中一项使命就是举办一系列学术讲座。在这些讲座上,探讨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刘佛年对《第一分册》十分感兴趣,组织了一些人员将这本书译成汉语*,并出版发行了一百余万册**至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手中。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对分类学的反应

分类学给教育者带来的主要反应之一就是关注教师行为转变为关注学生从这些行为中学到的东西。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必要从学生外显的行为中对其预定的学习结

* 《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中文版由瞿葆奎教授组织当年的研究生罗黎辉、丁证霖、石伟平、顾建明翻译,并由施良方先生校订。

** 原文如此。与事实有出入。——译者注

果作出界定。

以分类学为范例,教育者很快在许多学科领域编制了特定学科的目标分类。当1971年《学生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手册》出版之时,特定学科目标分类学已在许多学科领域发展起来——从数学、生物学、历史学到美学、戏剧创作、艺术教育、音乐以及医学等。此外,分类学还成为教育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资源之一。每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都要收录一百多篇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参考文章。

对教育目标分类学的批评多种多样。有些人认为,它只能包括那些可以测量的行为,也有人认为,运用行为目标可能会给教师行为造成负担,导致枯燥乏味的令人僵化的训练方式。还有人认为,分类学的运用有可能导致类似人文工程学(human engineering)的训练方式。

教育目标分类学并没有规定一套教学程序,也没有把目标看得过细、过死,只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相反,每一位教师在决定与每一级教育目标学相关的目标时都有广泛的选择度。

分类学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使他们学会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于自己亲身经历的难题,并能有效地处理那些较生疏的问题。这种强调是对那种按部就班、死记硬背方法的有力冲击。显然,许多针对教育目标分类的评说来自于对分类学及其适当运用的狭隘理解。

结 束 语

自从编制了分类学,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征求意见稿以来,课程、测验、研究及教育心理学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